

林黛玉日记

曹雪芹著

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责任编辑:倪文杰

封面设计:郭 华

林黛玉日记

[清] 绮情 著 钱 巍 标点、校勘

*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复兴门外广播电影电视部内)

北京建华胶印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1/36 110千字 6印张

1988年1月第一版 1988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80 000册

*

ISBN 7—80035—066—5/I·3

定价:1.65元

序

忆余丙午识绮情君，亟慕其风度温雅，灿若春花。与之语，豪爽有侠气。然赋性多情，工愁善病。喜读《石头记》，每于无人处，辄自泪下。其一往情深，直欲为书中人担尽烦恼也。余戏谓之曰：“使子化身黛玉，宁有泪干时耶？”相与一粲。厥后伯劳春燕，各自东西。而绮情固无日不历是情场，受尽磨折矣。今夏始束装返里，避暑于遁园之西偏。余亦蛰居多暇，互相过从。见其案头草稿一束，题曰：《黛玉日记》。余甚讶之。绮情知余意，笑向余曰：“子有疑乎？此殆余读《石头记》而不能忘情者也。子昔谓我化身黛玉，泪无干时，今其验否？为我遍告世人，幸无嗤为多事。”余曰：“嘻！狂奴故态，雅自可怜。愿附片言，以晓读者。”

戊午仲夏·黄梅·吴醒亚识

题 词

篆烟微袅竹窗明，细数闲愁合泪倾。乍见穿帘双燕侣，剧怜孤客一身轻。离魂不断江南梦，密绪空求并蒂盟。听罢杜鹃声彻耳，携锄悄自葬残英。昼长无奈惹情长，憔悴形骸懒理妆。问病有时承软语，慰愁无计熬心香。恩深更妒他人宠，疑重翻憎姊妹行。倦听蝉鸣声断续，自拈裙带自商量。秋来何事最关情，残照西风落叶声。静对婵娟怜素影，藉题芳菊托丹诚。孤鸿久渺乡关信，檐马无因向夜鸣。怅抱幽怀谁共诉，隔墙风送笛声清。风乱竹声雨洒蕉，潇湘馆内黯魂销。情丝紧缚如新茧，愁绪纷纭似怒潮。愿化轻烟同紫玉，难忘爱水渡蓝桥。此身泾渭凭谁定，一死方知柏后雕。

吴醒亚题

黛玉日记

余生不辰，命途多舛。奇胎堕地，即带愁来。绣阁生涯，强半消磨于茶铛药灶中。适慈母见背，家境凄凉，余之身世，益无聊赖。今忽忽十有一龄矣，疾病忧愁，咸逐年华而俱长。荏弱之身，那堪禁受，恐不久将与世长辞。夫红颜薄命，千古同然。余何人斯，能逃此劫？惟念一生所遭，恒多不幸，若就此愤恨永逝，不胜可悲。尝见古之闺阁名媛，于忧伤无告时，恒寄情纸笔，传之后世。虽其身已死，而其名长留，后人见其墨迹泪痕，莫不为之临风追吊。余不材，窃欲效之。然素性疏懒，旋作旋辍。今者遽与吾可爱家庭别矣，此后忧患烦恼之袭余也，必较前益甚，乃不得不奋余弱腕，以完余素志。苟遇可记之事，余必记之。今后余之寿命有几何？余之笔记亦有几何？惟余每一拈管，即觉愁丝一缕，紧绕余之笔端，恐所记亦只有一幅血泪图耳。后之读余文者，其亦为余临风追吊耶？余不知也！

夕阳西下，倦鸟投林。长堤衰柳千树，受斜日余光，惨如红血。秋风吹之，叶簌簌堕。江上帆樯如林，乘风而驰，款乃之声，与芦岸渔歌争相应和。此余离家赴京时也。时余方佇立江干，树影扶疏，罨衣袂作冰兰之纹。余父默立余旁，一双枯瞳，欲泪不泪。余知老人

心伤矣，心中酸楚，几失声而哭，然犹力自遏制，盖恐余哭，愈增余父之痛。

余自襁褓以至于今，本未尝一日离余父。阶前斗草，篱下蒔花，余父恒引为笑乐。不谓未为反哺之鸟，遽作离巢之燕。此后承欢菽水，更有何人耶？矧余父年已老，尚无子嗣，而环顾族中，支庶亦不甚盛。即有之，亦非亲支嫡派。余远去，余父对景凄凉，必愈增宗嗣之感。余尝思造物生人，与其禄者，必靳其福。即以余父论，官至御史，且承勋爵之后，贵显可谓至矣。然伯道无儿，庭帟岑寂，岂非人生一大缺憾哉！余父夙好读书，终日坐首伏案，不以为苦。年二十而娶余母。余母性情温和，与父情好极笃。于归六年，始生余。余生而多病，计一岁中，为二竖所虐之日，可得半数。三龄时，曾遇一疯僧，谓余非皈依佛门，终必无幸。不经之谈，余父固未之信，然余自此乃益形孱弱。其时余母，复获一子，顾未三岁即殇。因是余父母爱余益笃，直不啻擎珠掌上。余秉性颇不愚钝，虽年仅数龄，而知识已开。几欲举世间千愁万恨，一一贮之余心。积恨既多，欢情日减。璇闺无事，只有锁其纤嫩双眉，临风长叹而已。余父见余萧索之状，尝引为忧，语余母曰：“此女过慧，非福也！”因延师教余读，意欲借诗书以陶余性。不谓余既读书，思虑之萦扰余心，乃较前益甚。未几，余母又弃余长逝矣，时余才六龄耳。以六龄之幼女，忽丧其亲，天下伤心事，孰过于此？忆余母病危时，握余手而言曰：“吾儿，吾去矣。吾一生所出，仅余汝一人。余死，他无所恋，最痛者汝耳。愿善事阿父，勿念我

也。”言已而逝。嗟夫！此言一入余耳，乃令余终身不忘。即今思之，犹如昨日事。然而墓木已拱，衰草萋迷，七里山塘，但有断坟三尺，存于斜阳夕照中而已，宁不痛哉？

余父自余母没后，抑郁寡欢，既伤伉俪，复悯孤雏。长日但埋首书卷间，以求万一之排遣。及入宦途，案牍劳形，益乏兴趣。得闲，惟携余徘徊于残月晓风中，父女相依，百无聊赖。忽忽至今，已度五个萧晨矣，而余遂亭亭如成人。余年既长，一切忧患，亦追踪而至。质言之，余自堕地至今，与余周旋者，惟有疾病忧愁四字耳。

迩年来，尤有一事，令余厌恶。凡见余者，莫不啧啧称赞，谓余容华绝代，直为世界第一之美人。尝有一次，余闲行市上。环余舆而行者数十人，几欲将古今所有美人之名，一一加诸余身。实则余揽镜自视，亦不过平常耳。且人生而为女子，已属不幸。再益以颜色，尤为不幸中之不幸。余又何贵有此容华哉？……

方余作此遐想时，斜阳已匿山背。隔岸炊烟四起，微风吹之，散为暮霭。回顾余父，双袖龙钟，偷挥老泪。惨然语余曰：“吾儿，汝此行，吾心颇慰。外祖母老益慈祥，爱汝必如汝母。惟汝病量日增，吾不能亲为汝疗治，不无耿耿耳。”余闻语，心益酸，哽咽应曰：“儿去，当自为调护，以释父忧。然父迹亦衰颓，此后晨昏定省，更有谁乎？儿身栖异地，梦绕家山，千祈保重。”余父曰：“儿毋忧，苟南中有便，当时以书来。尤有一言告汝，贾府人多而事杂，务谨慎自爱，处处留心，勿令人轻

视汝也。”言次，舟子频促登舟，余父乃扶余下舱，且行且搵其泪。余欲觅一语以慰余父，而方寸已乱，竟不可得。良久，始含泪曰：“父，儿去矣。待到明年此日，当遄归视父也。”余父微颌其首，攀衣登岸，回顾余曰：“到京后，务以书告我也。”余敬应曰：“诺。”诺字一出，余泪如雨下，一回首间，杳杳家门，已没入苍茫暮色中矣。

余赴京，实余外祖母所召。外祖母，系出金陵史家，而归于贾氏，即世所称史太君是也。贾氏为金陵巨族，钟鸣鼎食，赫赫有声势。凡过石头城下者，莫不知有贾府焉。其祖先均贵显，至宁荣二公，分为两支。宁公死后，其子代化袭官，生两子，长名敷，已夭；次名敬，好修炼，不理家务，生子名珍，孙名蓉，即今居宁府者是也。荣公死后，子代善袭官。代善，余外祖父也，已早逝，生有二子，长名赦，即余大舅父；次名政，即余二舅父。大舅父为人平静中和，现袭官家居。生子名璉，年已冠，小有才，现襄理荣府家政。二舅父方直端正，酷好读书，朝廷因爱其才，特赐以主事之职，今已升至员外郎。早年获一子，名珠，年未二十而卒。次生女，名元春，因贤孝才德，已选入宫中。越年又生一子，一落胞胎，口中即衔彩玉一枚，并镌有字迹，因是取名宝玉，聪明灵慧，俊秀温柔，惟不喜读书，但喜与姊妹行厮混，故二舅父不甚爱惜，而外祖母则视若性命。今闻已十余龄矣。余父尝告余，谓此子诞生，实至奇特。其为龙为蛇，全视贾府气运何如。若能改其旧性，承阿父诗书之业，或犹可为顶天立地男子；否则不过酒色之徒耳。

不独余父持论如是，凡闻此事者，亦莫不云云如是。若以我思之，其人既衔玉而生，必秉有天地清明灵秀之气，收局或不至趋于恶劣。然此亦不过余揣度之词，必俟亲见其人乃能定之耳。

余在舟中，至为闷寂。与余同行者，为余师贾雨村先生。先生湖州人，文章经济，冠绝一时。初亦甚贫窶，继得亲友扶助，得官某县知县。虽才干优长，未免贪酷，且恃才侮上，易招尤怨。未一年，被参革职，仍旧担风袖月，作个游人。某年至扬州，余父闻其名，持聘为余师。谆谆教诲，至为尽力。余今日得握笔作此笔记，亦实食先生之赐也。此次因得都中奏准起复旧员之信，遂要求余父，转央余舅氏。余父感其教女之恩，允之。故使附余舟而行。此后余深入侯门，彼浮沉宦海，师生之谊，至此乃断，余心伤矣。

舟行可月余，沿路荒洲芦荻，盈于两岸。秋风撼之，萋萋作响。每于夕阳西下时，但见水鸥队队，逐斜日而飞。入夜，则闻鹤唳长空，猿啼山谷，一种凄凉之象，使人愈增思家之戚。余自出世至今，本未尝一日离余家。方余幼时，余母裸抱提携，殆如形影相随，不可须臾离。及余入校，苟一刻不见，亦必使人问之。满谓母女相依，将可生生世世。孰料余母竟先余而逝，又孰料余母逝后，弱质零丁，犹须奔此千里长途耶！夫天下最可怜者，莫过于无母之孤儿。若以无母孤儿，而寄食他人宇下，尤为至惨之事。余一身乃兼而有之，则余之

可怜，直可冠绝千古。余此行，本非余心愿，特以外祖母之命，情不可却。且余父年已半百，再无续室之意，余又多病，年纪尚小，上既无亲母教养，下复无姊妹扶持，此去依傍外祖母暨诸舅氏姊妹，或可少减余父内顾之忧。然而家园大好，遽尔长离，惜别之情，何时可释？故余舟进一尺，余之痛苦，即加增一度，所谓心随流水又回头也。

与余同舟者，尚有仆妇数人，皆贾府所遣以侍余者。实则彼等食用，较余犹为奢靡。往昔余母尝告余，谓贾府奢华，为近世少有，余颇不信。今观此三等仆妇，尚且如此，等而上之，更何待问？余此去又堕入绮罗丛中矣。余甚不解官宦之家，何苦必以奢华相竞？倘若以余思之，则以俭朴为佳，否则子孙咸习于纨绔，一旦失势，未有能保其旧业者，此富贵之后，所以易于式微也。虽然，此余一人之见也，又乌足以语他人哉！

舟既抵京，余师先持刺往谒余舅。余舅闻余至，即命肩舆迎余。余惘然乘之往，沿途街市繁华，人烟稠密，首都气象，毕竟不同。既而至一巨宅前，雕楹玉础，绣棂云楣，门首悬“敕造宁国府”五字，始知此乃外祖长房也。过此往西，又见与此相似一宅，文楣镂槛，青琐丹墀，翬飞鸟革，霞蔚云蒸，则荣国府是也。门列三间，石狮矗立，华冠美服列而坐者十余人。余侪均由偏西角门而进。走约一箭远，另易衣帽周全小厮数人，肩舆而入。至一垂花门前，小厮均退去，佣媪争先掀帘，扶余下轿。既入垂花门，见有穿堂一间，中置大理石屏风

一。转过屏风，则有三间厅房，厅后即为正房大院。正面上房五间，峻宇雕墙，丹楹刻桷，构造极为华丽。两边穿山游廊，中悬鹦鹉画眉等鸟雀。阶前环坐丫头数人，见余至群起笑曰：“适老太太犹念，不图竟至也。”余此时寸心忐忑，至为不宁，思贾府人多如此，余又为陌生之人，谁为长辈？谁又次之？余皆不之知。万一称呼有误，宁不为他人讪笑？思时，已闻人呼林姑娘至矣！

余既入室，见两人扶一鬓发如银老母出，余知此必外祖母矣。方欲下拜，已被外祖母抱入怀中，号啕大哭。余亦不禁泪落如绠；即室中侍立之人，亦无不泣下。良久，始被他人劝住。外祖母乃指一人告余曰：“此汝邢大舅母也。”年可五旬，貌甚忠厚。又指一人曰：“此汝王二舅母也。”年约四十余，于忠厚之中，又略露精明。又指一人曰：“此汝先珠大哥媳妇珠大嫂。”端庄凝丽，毫无轻薄态。余均一一见礼。少刻又见丫鬟奶妈拥三女郎至：其一名迎春，大舅父姨娘所出也。肌肤微丰，身材合中，腮凝新荔，鼻腻鹅脂，温柔沉默，观之可亲。其次名探春，余二舅父庶出也。削肩细腰，修眉俊眼，亭亭玉立，顾盼神飞。其三名惜春，身量未足，形容尚小，则宁府敬舅之女，珍兄之妹也。相见既毕，各叙寒暄。外祖母复询余母如何得病？如何请医？如何送死发丧？余均含泪告之。外祖母曰：“余一生所出，最爱者惟有汝母，不图今竟先我而逝，南北相睽，不能一面，余欲不痛，又焉可得！”言已，复握余手而哭。

此时众人见余身体孱弱，即知余必常病，因问余服何药？如何不速治愈？余叹曰：“吾向来如是，自能进食时，即与汤药为缘，迄今不知经多少名医，迄未见效。忆余三岁时，曾来一疯僧，谓吾病欲愈，非自今以后，不闻哭声，不亲外戚，不可。当时闻其言者，均未留意，而余病遂亦无已时。今日所服者，乃为人参养荣丸。”外祖母曰：“佳！此间正配丸药，嘱彼等多制一料可矣。”

语次，忽闻后院中笑曰：“我来迟矣，不曾迎接远客！”余闻语一愕，思室中人均敛声屏气，此为谁，乃放诞若是？方昂首间，已见媳妇等拥一丽人至：年可二十余，彩绣辉煌，恍若仙子，漆黑之发，绾作八宝攒珠髻，戴以珠钗，光辉灿然；螭蛸之颈，围以赤金盘螭缨络圈；衣缕金百蝶穿花云缎袄，罩以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，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；身量苗条，体格风骚，粉面含春，丹唇微绽，两颊之上，尤时时现为浅笑；至其双眸，则非吾笔所能形容：方其深思时，其黑如漆，及其笑时，则又如秋水微波，使人心醉。余猝不知为谁，但立起迎之。外祖母笑曰：“汝不识彼乎？彼乃吾家有名泼辣货，尔但呼以凤辣子可矣。”语出，众均失笑，余茫然不解所谓。众姊妹曰：“此琏二嫂也。”余始恍然乃琏二哥之妻，即二舅母之内侄女；幼时充男儿教养，学名王熙凤；为人敏干多才，现方襄理家政。既见余，即凝其剪水双眸，向余审视，笑曰：“天下竟有此等标致人物，吾今日始见矣！矧其通声气派，竟不似老祖宗外孙女，乃似嫡亲孙女，诚无怪老祖宗日悬念不置也。”言已，又携余手，询余已几岁，上学否，在此不必忆家，任需何物，但告我；

仆妇如有不周处，亦须明言。余笑谢之。时丫鬟已以茶果进，凤姐一一周旋，复遣人收拾余之行李，安置同来仆媼。一若荣府诸事，须其一肩承担者，为状亦云劳矣。

茶毕，大舅母携余往见舅父。既出穿堂，至垂花门次，则有油碧之车，候于道左。吾侪乘之出西角门，往东过荣府正门，入一黑油大门内，至仪门前，大舅母携余下车。进入院中，余知此处必荣府花园划分而来。再进，则为正房，兰宫秘宇，绮栊雕堂，虽不及荣府轩峻壮丽，然亦别致可观；且院中花木葱茏，亭台幽胜，尤使人悠然动出世之想。既入室中，姬妾丫鬟争出迎导。大舅母一面让余坐，一面命人往书房请余大舅。比侍者返，谓大舅云：“连日身体不佳，暂勿相见。”余知大舅此语，实为托词。盖恐见此孤雏，愈增惆怅，故不如不见也。坐未久，余即辞出。

既入荣府，仆媼导余往东转弯，经过穿堂，至仪门内，见有五间正房，两边厢房，四通八达，轩昂壮丽，与外祖母处不同，余知此必正内室。入堂屋，见有巨匾，上书：“荣禧堂”三字，又有银字乌木联牌一幅，上书：

座上珠玑昭日月 堂前黼黻焕烟霞

笔力矫健，不可多觐。

偏东又有耳房三间，则大舅母居坐宴息处也。室中陈设，至为华丽。临窗陈大炕一，铺以猩红洋毯；炕侧，设梅花式洋漆小几；炕前，一溜四张楠木椅，盖以银红撒花椅搭；两边又有一对高几，几上瓶花茗碗俱备。余乃择东边椅上坐下，见室中丫鬟，服饰美丽，竟不下

于帝王之家。于时又有红衣丫鬟，含笑而至曰：“太太请林姑娘往彼处坐。”余闻语，即随老嬷往东廊三间小正房。房内陈设亦佳。二舅母方坐西边炕上，见余至，即往东让。余知此必二舅父座位，因移身近舅母坐下。舅母抚余肩曰：“吾知汝今日必欲一见舅父，不期彼往城外斋戒去，俟来日再相见可乎？”余曰：“善。”舅母又曰：“吾尚有一语告汝：吾家姊妹三个，性情均极温和，以后相处一处，或不患齟齬。惟吾尚有一孽根祸胎，不啻家中混世魔王，汝以后万勿与之近，即姊妹行亦不敢沾惹。”余闻语即知为宝玉，因应曰：“舅母所云，得勿为宝玉表兄乎？儿尝闻母亲告我，表兄性虽顽憨，而待姊妹极佳。儿来当然与姊妹同处，兄弟自另居别室，即欲沾惹，又焉可得？”舅母笑曰：“汝尚不知：彼非他人可比，自幼因老太太溺爱，无人敢管，致举动痴顽，日甚一日。若姊妹行不与亲，尚可安静；若与多交一语，即如中狂易，一时甜言蜜语，有天无日，疯疯癫癫，不知生出多少事。故我告汝，甚勿稍假颜色也。”余笑颌之。

余与舅母酬应之语，至此似已告终。舅母遂携余由后廊出西角门，见有南北甬道一条，倚南为倒座三间抱厦，小巧精致，北面立一粉油大影壁，后有小屋数椽，雕梁画栋，极为美丽。夕阳映之，乃作朱红之色。舅母笑指曰：“此凤姐居也。汝以后苟需何物，可来此问彼。”余曰：“诺。”过此为院门，总角小厮，咸垂手侍立。舅母携余过东西穿堂，即为外祖母后院。进入室中，则晚餐已备，外祖母距榻独坐，两侧陈四空椅。凤

姐即推余而左第一椅坐，余推让再四，始入席。同席者为迎春、探春、惜春等姊妹。凤姐等则于案旁劝让；丫鬟各执拂尘漱盂巾帕，屏声静气，环立于旁。一种富丽堂皇之状，为余生平所仅见。饭毕，各就丫鬟手中盃漱，进以浓茶。余家向例，饭后必过片时，方可进茶，盖恐有伤脾胃。今既来此，不得不与众相随。茶毕，舅母等相继退去，外祖母呼余近前，询余现读何书，余一一告之。且问姊妹学问若何，外祖母曰：“安有学问，不过识字耳！”

语次，忽闻室外步声响，众呼宝玉知矣。余思宝玉不知果为何如人？方昂首间，已见一青年公子，跨步而入：冠束发紫金冠，齐眉勒嵌珠金抹额，身衣百蝶穿花大红箭袖，束以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，外置石青起花倭缎排穗褂，足登青缎粉底朝靴；面如中秋之月，色若春晓之花，鬓若刀裁，眉如墨画，鼻如悬胆，眼似秋波；项上金螭缨络，悬美玉一方。余乍见不期一惊，自思此即宝玉乎？胡面熟若此！然余之来此，实为第一次，果又于何处见之哉？噫异已，时宝玉向外祖母请安已毕，外祖母乃命往见舅母。少刻复转，衣饰已易：头上周围短发，结成小辫，红丝结束，共攒至顶中。总编为大辫，其黑如漆，从顶至梢，一串四颗大珠。身衣银红撒花大袄，脖前仍悬宝玉、寄名锁、护身符等物。下体半露松花撒花绫裤，锦边弹墨袜，厚底大红鞋，愈显其面如傅粉，唇若施脂，转盼多情，语言若笑。外祖母顾之笑曰：“外客未见，即易衣冠，得勿失礼乎？”宝玉闻语，向余一视。外祖母曰：“犹不往见汝妹妹。”宝玉乃含笑向

余一揖曰：“是即林家表妹乎？”言次，凝眸注视余面，余颊不期而赧。宝玉笑曰：“表妹我曾见过。”外祖母曰：“汝又谰言！彼才来耳，从何处见彼哉？”宝玉笑曰：“虽未曾相见，然实面善，一若故旧之人，重相把晤。余亦不知何故也。”外祖母笑曰：“如是，以后当更相和睦矣。”余此时心中大愕。思彼胡亦与余同此感想，岂果于何处见之耶？抑夙世旧侣，今日重逢耶？宝玉见余凝思，乃移身近余曰：“妹妹亦曾读书否？”余曰：“不曾读书，但略识字耳。”宝玉曰：“尊名为何？”余以黛玉对，宝玉曰：“然则何字？”余曰：“无字。”宝玉笑曰：“吾今赠妹一字，莫不‘颦颦’二字佳也？”探春曰：“此出何典？”宝玉曰：“《古今人物通考》云：‘西方有石名黛，可代画眉之墨。’矧表妹眉尖若蹙，眼角含愁，锡以此名，不尤称耶？”探春曰：“称则称，吾恐又为杜撰。”宝玉曰：“除‘四书’杜撰太多，我则不能杜撰。”言次，又问余有玉否，余曰：“否。玉乃希罕之物，安能人人皆有？”宝玉闻语，狂病陡发，立取脖前彩玉，力掷之地下，詈曰：“人之高下，尚且不识，遑问其灵不灵乎！”霎时室中诸人，惊惶失措，外祖母亟搂之怀中曰：“孽障！汝欲打骂人，易事也，奈何摔此命根乎？”宝玉含泪泣曰：“家中姊妹均无此玉，我独得此，夫复何趣！今日来此天仙花人表妹，亦无之，可知此乃不良之物，不如碎之也。”外祖母诳之曰：“表妹原有玉，因姑母下世时，不忍撇弃表妹，故将玉带去，以全殉葬之礼，以慰姑母之灵，故彼云无玉。汝奈何亦欲效彼哉？”言已，仍为宝玉带上。宝玉回眸向余一视，余曰：“祖母言当也。”

宝玉始无语。

于时已有人为余布置卧室。外祖母曰：“可将宝玉移出套间暖阁，与我同居；林姑娘则安置碧纱橱内，候明春再作他计。”宝玉曰：“如此安置，我殊不谓然。以我思之，我即在碧纱橱外床上，不较在暖阁闹老祖宗为佳耶？”外祖母沉思顷之曰：“如此亦善。”于是分给使用婢媼，每人除自幼乳母外，另有教引嬷嬷四人；又除贴身掌管钗钏盥沐丫鬟两人外，另有洒扫房屋、来往使役小鬟四五人。余来京时，原携有奶母王嬷嬷暨小丫头雪雁两人。外祖母恐雪雁过小，不中任使，特将随身二等丫鬟名鹦哥者，赐给与余。鹦哥年方十馀龄，聪明俊秀，余颇爱之。从此晨昏相伴，慰我凄凉者，惟有此婢耳。宝玉亦有陪侍大丫头，名唤袭人，亦外祖母所赐与。外祖母告我，袭人本名珍珠，心地纯良，殷勤谨慎，及与宝玉，乃易名袭人，亭亭玉立，好女子也。

布置既妥，余以精神困惫，懒然归室。室中陈设颇可观，惟金碧辉煌，殊非我所欲。室中悬玻璃之灯，作惨淡色，顾影凄凉，令人顿起思家之感。思余在家时，每夕必依余父而坐，或灯前问字，或月下谈经。今则水复山重，迢迢千里，故园林树，果何如耶？白发衰亲，近无恙耶？又思余初至此，各人性情，余皆不知。即以宝玉论，今日才相见耳，便生出摔玉之祸，脱因此破碎，岂非我过？而来日方长，齟齬之处，又乌能免？万一不慎，岂不为他人所笑！于以知处世之不易，而寄食之可怜。思及此，一阵心酸，不禁潸潸泪下。于时袭人忽入，见余状，愕然曰：“此何故也？”鹦哥以实告之，袭人